

《日历诗》: 着布衣, 也从容

◎ 徐静

便着布衣,也依然气宇不凡。满身的绌罗只能证明是个有钱人,并不一定是贵族。

可着布衣必须要有底气,徐芳是有底气的,她敢穿着布衣,端坐殿堂,也敢把自己低到尘埃里,以庸常的日子为单位,书写着人生的一撇一捺。在诗里,与其说她把流水的生活写成诗歌,还不如说她已把诗歌当成自己的生活样,是真正着布衣的贵族。读她的《日历诗》,就感觉一个着棉麻长袍的女子,尘埃落定般漫步在晨光里。描写雪的诗句里,尤其喜欢这句“总有些雪,是先落进诗里,再落进人间”。而《日历诗》里,我想那文字一定是先落进雪里,再落进诗里,才有了一番别样的禅意和宁静。

生长在上海的徐芳,诗歌却少有大都市的华丽,在俯身既得的庸常琐事里,她用跳跃的诗语,不露声色叙述着生活的细节,并在细节处让人着迷。你看青花瓷里的《一碗热汤》、《农历腊八粥》里

的豆子、米仁,《听阿婆讲故事》,讲“韭菜只是韭菜,葱还是葱……白萝卜在泥里”,而空白地,她却留给了你和你们去填补,你可以想那是对过往生活的淬炼,是对母亲、亲情和友情浓浓的追忆,也可以用一场雪来填补其间的空白,这显然是位老手,总是恰到好处地空出留白,抑制住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流。

诗歌贵在气息,从直观上看《日历诗》就是一本诗歌体的日记,一年365天的顺序,记载了每天发生的大小事件,巧妙的设计,使得《日历诗》的整体气息贯通而平和,日记体的编排,更增添了《诗集》的亲力和。在淡淡的叙写之间,你可以体恤到诗人努力在繁华市井里找寻属于自己的生活样,但你就感受不到过程的艰难,她以中年的智慧,杜绝苦难的出售,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生活里摇摇欲坠的苦难,她呈现给你的是安静的文字,平实的意象,少有单刀直入的修辞,即便

《阳光的残忍》,也只是《摇身一变》为“一个太过于清素的故事”,顶多加了点“青蒜、姜末,洒了胡椒粉”。

读诗多年,一直害怕那种写得大像评的诗歌,太像评的评论,总感觉过度理性解构也会搅乱诗性。诗歌的诱惑在于允许最大程度的误读,这带来了诗歌的解读文本没有权威性,只要真诚地感受到诗人呈现的诗意,感受到诗歌令人着魔的气息和机智,就是对文本最好的解读。因此,我无意于对《日历诗》作逐一的分析和解释,我只知道在晓畅的气息背后,《日历诗》的语言是简洁的,意象是简单的,然而越是简洁的,越是难画,学会从一幅画里抽身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诗歌里历练多年的诗人,知道花开荼靡的悲哀在于零落成泥,而黑白是永远的经典。我感受到诗人的气息,一种人到中年的简约内敛,一种禅意纯净。

新书推荐

《儿子,你要活下去》(柬埔寨)品雅特海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1975年4月,作者品雅特海和他那一家子,一共十八口人,像全市二百多万人一样,被强制赶出柬埔寨首都金边,在监管下开荒种地。随后两年,柬埔寨简直成了一个大监狱农场。品雅特海的家人一直吃不饱,贫病交加,备受折磨,至1977年初大多死去。品雅特海决定带着妻子翻山越岭逃往泰国,把6岁的儿子纳娃托付给别人照看。可是妻子因林中失火迷路而亡,品雅特海九死一生,终于活了下来。他想念失散的儿子,悲恸不已。书中记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既是作者个人的回忆录,也是20世纪一段不可忘怀的历史。

《非理性冲动》(英)戴维·刘易斯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非理性冲动》解析了在生活中常见的4种冲动,比如谈恋爱的冲动、贪吃的冲动、购物的冲动和伤害自身或他人的冲动。书作者作为冲动行为和心理学研究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研究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冲动行为及深层次的心理原因,并将这种研究与商业领域的营销手段相结合,告诉读者为什么我们会在自己都不明所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的、荒谬的冲动行为。

《里尔克,一个诗人》(美)拉尔夫·弗里德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以丰富详实的史料、深邃优美的文笔,对里尔克的人生线索和作品里程展开深度溯源与细腻描写,呈现了诗人在“生活的古老敌意”中逆水而行、孤独地辨明生命本质的坎坷一生,凸显了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对生与死乃至整个宇宙秩序的思考与呼告。作者援引大量里尔克的书信、友人的回忆录和日记等,在资料的详实方面远超目前所有里尔克的传记。

《中国五代·北周柴窑瓷器》,富华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柴窑,创建于五代后周世宗(954-959年)时期的汴梁(今河南开封)一带,以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后人列为中国古代名窑之首。由于它被保存较少,加上窑址至今尚未找到,因此逐渐被人淡忘了。作为“红雨楼古代名窑名瓷鉴赏”系列之一,此书作者、书画家富华,在旅居英国20年里,除了从事书画创作,还着意搜求流失在海外的中国古陶瓷和文房四宝。此书通过近百幅书画照片,对自己收藏的“天蓝薄釉六棱折腰双层花瓣盘口祭祀礼器尊”等五件柴窑瓷器进行鉴定解说,考证严谨,文字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的强悍,唐的四海为家八方来朝,品味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并通过阅读解开诸多历史的疑惑:夏商周是王朝吗?先秦诸子究竟是谁?魏晋风度是什么样?盛唐之音谁听说过?这或许能够解释什么是中华根、中华梦、中华魂。

易中天:三国,不该这样被瞩目

◎ 雷晓婉

《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详细解读了人们对三国故事感兴趣的原因。易中天惆怅地直言: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在易中天看来,长时间以来的“三国热”,跟罗贯中是切实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写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三国时期的传奇人物,特别是掺杂进去了谋略权术斗争,这就非常符合大众胃口,从而让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变得吸人眼球。易中天还揭示了“三国热”的另一个重要真实情

况,那就是在《三国演义》在面世之初并无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书中这些鲜为人知的观点和剖析,还是很令读者耳目一新的。

不光如此,易中天在书中还分析了《三国演义》的“性之病”。相信有许多人,曾几何时被三国里的忠义诚信感动得一塌糊涂,一部《三国演义》,简直就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然而,实际情况是忠义为了战胜奸邪,只好以恶抗恶,以暴制暴,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而正是这勾心斗

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这种前提下,即使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惜惜、光明磊落可言。易中天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种现象表现出的是国民心态的真实情况,书中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就是罪魁祸首。”

谈及写这个《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的目的,易中天说是希望读者能够跟随他的《易中天中华史》进行一场历史寻根之旅,体验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

借推理的酒杯,浇心中块垒

——读绫辻行人《替身S》

◎ 雷以迪

读过《替身S》后,对绫辻行人的样子又多出一层想象。

绫辻行人这个名字,在很多日系推理的读者心中——借用时下的流行语——可以算是“大神”。百度百科中他的词条下写着:“日本推理文学标志性人物之一,新本格掌门和旗手”。本格推理又被称为正统、正宗、古典或传统的推理,而新本格推理是相对于本格推理而言,似乎没那么正统,虽然都有典型的密室杀人类型,但本格推理本身就包容了各式各样的诡计杀人,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本格可以看作异变的本格、不走寻常路的本格,依然是本格的一支。

从《十角馆事件》开始,这种异变的气息就赫然存在,无主的孤岛出现死者,凶手是不存在之物。从一开始,侦探主人公的任务就是寻找“不存在之物”,发现这“不存在之物”有各种分身,那分身可能指向现实中某个实际存在的真人,也可能指向虚空。在2009年的轰动之作《替身》中,绫辻行人将那“不存在之物”的凶手,指向了虚空,一个不存在的人,一个多出来的人。日文书名用英文“Another”来指代此种虚空,在书里,Another是不存在的人,

是多出来的人,每当夜见北中学三年三班新学期出现这个“多出来的人”,灾祸就会发生。在《替身》厚达549页(日版书厚达677页)的文本中,凶手始终没有真正出现,“不存在之物”该如何出现?有观点认为在推理小说中若真的出现了幽灵,那么在逻辑上便无立足之地,因为幽灵是反逻辑存在,一切推理在其面前都失去作用。但是,若“幽灵”并非以超能力杀人,而是必须像普通人那样杀人——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而被当场制服——那么推理的要素依然生效,动机、工具、不在场证据等等依然成为推理的依据,读者依然会构建推理的迷宫,这或许是《替身》同时收获市场与口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替身》还成就了新的侦探主人公形象,超能力者见崎鸣。孤傲而又随和的双重性格,一只眼罩的诡异形象,中学生见崎鸣在各种环境中都展示了鲜明个性。超能力者,是大多数主角的共性——拥有特别敏锐的洞察

力、特别强韧的抗压力、特别非凡的个性——见崎鸣都具备,她最特殊的超能力就是洞察死亡。不过到了《替身S》中,这种超能力本身成了一种诡计——男孩小想通过试探见崎鸣的超能力完成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在前一部中令人恐怖的超能力,在这一部中发挥抚慰人心的效能。小想通过确认自己死去而实现了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真正死去的贤木晃也继续活着,即使死了也希望他变成幽灵留在自己身边;一个男孩神经质的自我禁锢,被超能力者见崎鸣体贴地洞察,在其他人的眼里,那孩子只是“有病”吧!

《替身S》因此被视为别传而不是《替身2》,并没有新的案情、新的受害人出现,而是专费笔墨地讲述一个向往死亡、向往幽灵的故事,“尾声”一章中出现的小想的独白,反复探讨着人类与虚空之间的关系:“即使死了,有些人会变成幽灵,而有些人不会吗?”“据说对这个世界怀有怨念或是留恋的人,死后才会变成幽

灵。”“我曾想过……人死之后,说不定会在哪里和大家重新联系在一起,心心相连。”“大家是指?之前死去的大家。”如果说前作以极度的阴郁恐怖致胜而掀起狂澜,那么这一部则将前作的恐怖化为柔情,那个总是出现在三年三班教室里的“多出来的人”,难道不是为了重新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而持续出现?难道不是因为没有被众人好好地吊唁过?或是还没有向重要的人传达自己的思念?在白纸上那些黑字中,那个“多出来的人”并没有真刀真枪地害死任何一个人,最后被推断为是“杀手”的那个人,也没有被目睹有什么杀人行径,众人却在疑问中决定应予以毁灭。

在生和死之间的地带,在去往大人的阶段,这时期的疑问、困惑,可能未来得及明白,就已倏然而过。绫辻行人的作品,偏偏频频发生在这个时期,仿佛被定格了,凝结成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他借着推理这个好东西,似乎可以永远地说下去。